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蟬鳴聲裡的鄉愁

於春林

家鄉的盛夏,總被一陣熱鬧的蟬鳴聲包圍著。「知了!知了!」悠揚的蟬鳴喧聒了夏日的餘韻。

當第一隻蟬從泥土裡鑽出來,沿著老槐樹粗糙的樹幹往上爬,在某個夏日的午後,陽光正好,於是,蟬憋足了勁,抖開透明的翅膀,把第一聲清亮的鳴叫送進了悠長的夏日裡時,就意味著火熱的夏天正走進我們的生活。

鄉村長大的我對蟬鳴有一種特殊的情感,小時候懵懂的我還處在樹下捉知了猴,享受美味的階段。孩子的野性和這個時節的鄉村美味佔據了我童年的快樂時光;長大後,我不忍再食這種美味了,總覺得蟬鳴是夏天最獨特的計時器,在蟬鳴連綿不絕的悠揚聲中,把日子拉得又慢又軟。

每當清晨的陽光剛漫過院牆,蟬鳴就從院角的老槐樹上飄下來,像一支悠揚的晨曲,漫過巷口自行車的鈴鐺聲,蓋過了賣冰棒的木箱開蓋的輕響,連奶奶搖蒲扇的節奏都跟著這蟬鳴緩慢了許多。

小時候渾然不覺,只記得鬧哄哄的蟬鳴劇烈地刺激著我的精神,結伴去捉知了的行為近乎瘋狂。

後來,我漸漸長大了,上學後對蟬鳴有了新的認識,也開始喜歡悠揚的蟬鳴聲。

正午的日頭把黃土路面曬得泛起絲絲白汽,連四腳八叉地躺在牆根我家的大黃狗都把舌頭伸得老長,喘著出氣。滿樹的蟬像約定好了似的齊聲唱了起來。那聲音初聽覺得是咽噪的喧鬧,再仔細品味更像蟬在進行一場集體的合奏,高低錯落的鳴響裹著

熱浪漫過屋頂,讓整個午後都浸在一種昏昏欲睡的鬆弛裡。我總愛搬個小板凳坐在老槐樹下,仰著頭在層層疊疊的綠葉裡找鳴蟬的影子,陽光從葉縫裡漏下來,在臉上印下細碎的光斑,蟬鳴就在耳邊繞來繞去,把時間揉成了一團棉花,軟得能陷進去。我很享受那段靜謐的歲月時光。

蟬鳴悠揚的夏日裡,藏著太多細碎的小美好。那時,奶奶會把剛從並裡撈出來的西瓜放在案板上,「卡嚓」一聲切開,耳邊的蟬鳴就裹著西瓜的甜意,成了夏日最難忘的味道,整個夏天也因此清涼起來。

再後來,我離開家鄉去外地讀書。在異鄉,總覺得夏天的味道裡少了點什麼。

成家後定居在城市裡,夏天被空調的冷風包裹著,偶爾在綠化帶的樹上聽到幾聲零裡的蟬鳴,是那麼單薄又倉促,沒一會兒就被社區外的車流聲吞沒了。

去年夏天我回鄉下老家探親,車剛開進老巷口,熟悉的蟬鳴突然從路邊的老樹上湧出來,像一股溫熱的浪,瞬間把我裹住,我的眼裡一下子湧出了淚水。那一刻我突然懂得,原來我想念的從來不是夏天本身,而是被蟬鳴拉長的那些舊時光,這或許就是所謂的鄉愁吧?

早晨,我突然被一陣蟬鳴聲驚醒。我拉開窗簾,居然發現一隻蟬兒粘在紗窗上。

我一陣驚喜,原來是它喚醒了我,也喚醒了我塵封的記憶。如今,我再聽到蟬鳴,才讀懂了這悠揚背後的深意,也拉長了我珍藏的漫長時光。蟬鳴悠揚夏日長,長的從來不是季節的刻度,而是藏在蟬鳴裡的那些溫柔記憶。此刻,那只蟬見到我的出現。起初是一動不動,繼而「知了.....」一聲倏然而去,我的思緒也隨著它而遠去。

弈韻潤錦江

王金奎

梵淨山下,雲落風停,山河入弈。一泓清流自武陵深谷奔湧,穿山渡壑,匯成悠悠錦江。

青山為枰,流水為紋,江面粼粼碎光,是天地鋪展的黑白棋局。遠山疊翠為山河留白,江岸清風是無聲落子。一局手談藏盡世事進退,一江碧水容納萬般清寧,悠悠棋韻漫過山麓,十里錦江,滿目風雅。

錦江流水,最懂弈者初心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江風,曾引無數棋者奔赴此地,不戀山水風月,只為將滿腔棋心,托付此間清流。

今歲七月十七日,「梵淨山杯」棋賽重啟,我自駕重遊心心唸唸的錦江舊地,故地重臨,心緒翻湧,遠比每一次初見都深沉厚重。

一路西行,清風淺淺,長路漫漫,心底沉寂多年的弈者意氣,悄然甦醒。沿途草木青蒼,流雲閒散,雨後長路光潔如練,縱然人間景致清雅,終究不及錦江的一眼澄澈。

車行江岸,碧波萬頃,江水迎送往來。

兩岸林木葳蕤,層巒疊翠,遍野野花黃綠相間,暈染出一幅恬淡清潤的水墨長卷,一山一水,盡數洗去俗世疲憊。

我常心念,人生至幸,莫過於臨江泛舟、隨心浮沉。溯江而上,深林古澗清幽,飛瀑流泉疊翠,古寺香火悠遠,山野靈氣天成;順江而下,可破迷霧、遠離塵喧,天地澄澈,人心安然。山水最能渡人,令人總想縱身清江,洗盡經年風霜,滌蕩心底浮沉。

江流婉轉,長風拂岸。堤岸花香清淡,水草隨波搖曳,輕撞歲月溫柔。蝶舞林間,鶯啼清脆,萬物從容有序。浮空紙鳶、田間生靈、細碎煙火,讓盛夏山水愈發溫柔安然。偶有陽雀棲於村姑扁擔,步履起落間,清透啼鳴散落滿江風月。

七月的錦江澄澈通透,風月無塵,山水無擾。

身拾起一枚卵石,輕叩船舷,水光映照,恍惚窺見年少眉眼。流年軟軟而過,風裡似有洞簫低回,迴響著年少青澀的約定。我靜立江岸,素心如雪,對望儒釋道銅像的千古風骨。

一腔赤誠棋心,盡付錦江山河,所有追夢期許與人間風雅,皆隨一江流水,載著悠悠弈韻,緩緩東流。

讀蘇東坡的夏

袁偉建

嶺南的夏天,是另一種過法。

那一年東坡先生剛到惠州的時候就住在合江樓。樓不高,卻正好立在東江和西枝江交匯的地方,兩江的江水在樓下匯合,滔滔不絕地流著,晝夜不停地流動。嶺南夏天悶熱潮濕,早晨起床時窗櫺上凝結著一層細密的水珠,空氣裡濕得能擠出水來。可是蘇軾說「江風初涼睡正美」,他夜裡枕著江聲入睡,江風自兩江交匯處吹上來,帶著水汽的清涼比扇子還管用。清晨被樓上的啼鴉喚醒,伸個懶腰,推開窗看兩江交匯處渾黃的

水流,深深的吸一口帶有腥甜味的空氣,這夜睡覺比朝堂安穩得多。

他後來寫信給朋友說:「惠州這個地方,吃無肉,病無藥,居無室,出無友,冬無炭,夏無寒泉,」缺少哪樣都不是可以過日子的,可東坡先生並不介意,在合江樓寫下「蓬萊方丈應不遠,肯為蘇子浮江來」,把嶺南的夏天過得像仙境一般。

夏天的惠州,最熱鬧的地方就是荔枝了,紹聖二年四月十一日,東坡先生第一次在惠州吃到了荔枝,嶺南荔枝鮮紅欲滴,薄皮被剝開,清甜的汁水湧入口腔之中,滿口陽光,他坐在荔枝樹下,一顆接一顆地剝著荔枝,手指都被染成紅色了,吃完抹抹嘴就寫下了那兩句膾炙人口的詩句:「日啖荔枝三百顆,不辭長作嶺南人」。有人說這是苦中作樂,但我覺得他是真的喜歡這嶺南的夏天——喜歡荔枝的紅、江風的涼、把苦日子過得像蜜一樣甜的本事。

之後又出一道詔書,把他貶到海南儋州,那一年他已六十二歲了。渡海之前他已經將後事安排妥當,海南的夏天比惠州還要炎熱,《儋縣志》中說此地「地極熱、海風苦寒」。剛上島時東坡先生形容自己是瘴癘交攻,但他就是在絕境中也能找出活

路的人。他發現這裡沒有蚊蠅,已經是在天涯海角最難得的事情了,他又看見島上有很多百歲老人,「八九十者不論也」,心想既然老人們能活這麼久,流金之暑又有什麼可怕的?於是他說:「吾嘗湛然無思,寓此覺於物表,使折膠之寒,無所施其冽;流金之暑,無所措其毒。」心靜下來了,暑氣也就散去了。他在海南把所有的酒器都賣掉了,用換來的錢去買米買柴火,只留下一隻荷葉杯,杯子很精巧,外形是一片聚攏的荷葉,他對這杯子說話:「平生我與你意氣相投,」在酷熱的海南捧著荷葉杯喝一口酒,就像喝了荷葉清涼的感覺,杯子不是真正的荷葉,但是卻比真正的荷葉更能解暑,因為它盛著的是一個文人最後的一點體面和風雅。讀蘇東坡的夏天,並不是看他怎樣度過苦夏,而是看他是如何把苦夏過成詩的,惠州有江風、荔枝,「江風初涼睡正美」是酣然入睡,海南有荷葉杯、百歲老人,是流金之暑無毒可避的豁達,嶺南濕熱,用文字來寫它的清涼,貶謫苦酒,在荷葉的清香中把它化作一縷清香。

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東坡先生在嶺南度過的那些夏天,現在讀來,比任何空調房都要涼快。

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人民：唐山50年浴火重生的精神密碼

新華社石家莊7月28日電 廢墟之上鑄豐碑，渤海之濱起新城。

唐山抗震救災和新唐山建設走過50年。跨越半個世紀，一座城市在廢墟上重生，一種精神在歲月中廩蘊。

2016年7月28日，習近平總書記在唐山考察時強調，在同地震災害鬥爭的過程中，唐山人民鑄就了公而忘私、患難與共、百折不撓、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。這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。我們今天要繼續弘揚抗震精神，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標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注入強大精神動力。

進入新時代，唐山廣續傳承抗震精神，錨定「三個努力建成」目標——努力建成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窗口城市、環渤海地區新型工業化基地、首都經濟圈重要支點，搶抓京津冀協同發展歷史機遇，融入共建「一帶一路」，奮力推進高質量發展，成為河北首個經濟總量過萬億城市和華北首個過萬億地級市。

50載風雨砥礪，50載薪火相傳。新征程上，抗震精神早已融入唐山城市血脈，成為一代又一代唐山人逐夢奮進的精神密碼。

壓不垮的脊梁：在絕境中奮起新唐山

走進新提升改造的唐山地震遺址紀念公園，肅穆的紀念牆矗立在廣場核心，黑色牆面上整齊鐫刻著一行行罹難同胞的名字。「一個名字都不能少。」紀念公園負責人陳凱說，「這些年相關補錄工作從未間斷，紀念逝者也慰藉生者，讓他們一起見證城市新生。」

1976年7月28日凌晨，唐山發生7.8級強烈地震，造成24萬人罹難、16萬人重傷，百年工業城市瞬間被夷為平地。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最大的一次災難，給唐山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。

2016年7月28日上午，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唐山地震遺址公園，向唐山大地震罹難同胞和在抗震救災中捐軀的英雄敬獻花籃，並向紀念牆三鞠躬。總書記強調，大地震雖然摧毀了一個城市，但沒有摧毀唐山人民和全國軍民的堅強意志。在黨中央堅強領導和全國廣大軍民支持幫助下，唐山人民以頑強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，在中華民族奮鬥史上譜寫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壯麗詩篇。

唐山抗震救災和新唐山建設走過50年。

一種精神始終薪火傳承：公而忘私、患難與共、百折不撓、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不斷延展新的時代內涵。

「患難與共！」許多大地震親歷者回憶，無數人強忍失去親人的悲痛先搶救街坊鄰居。40多萬人通過自救互救脫離危險。震後9天，唐山陶瓷廠生產出第一批「抗震瓷」；震後10天，開灤馬家溝礦採出第一批「抗震煤」……

「這就是唐山人民一代一代要傳下去的志氣，最好的延續精神就是創造新的歷史。」曾和工友在震後28天煉出第一爐「抗震志氣鋼」的唐鋼工人王慶立親眼見證，50年後唐山鋼鐵已從「經驗煉鋼」跨越到「智能煉鋼」。

一面旗幟始終高揚：中國共產黨是唐山

抗震救災和新唐山建設的「主心骨」，是唐山人民最堅實的依靠。

大地震發生後，黨中央、國務院迅速成立中央抗震救災指揮部，在唐山設立前線指揮部並急電全國火速救援。廣大黨員、幹部公而忘私地投入救災。黨的旗幟第一時間挺立在廢墟之上。「沒有黨和解放軍，就沒有我的第二次生命。」今年73歲的王樹斌回想起被埋廢墟8天後成功獲救的情景，仍十分激動。從恢復重建到改革開放，從「三個努力建成」到協同發展，黨中央始終關心唐山人民，在新唐山建設的關鍵節點，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會親臨視察，指明發展方向。

一股力量始終凝聚民心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、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充分彰顯。

抗震救災時，10餘萬解放軍火速馳援，全國數萬名醫護人員緊急奔赴；各地調集汽車8000多輛、火車皮18000多節、飛機1000多架次運送救災物資；3萬多名技術人員匯集唐山搶修各類基礎設施……

四面八方匯聚而來的暖流托舉地震孤兒「黨氏三姐妹」茁壯成長。當年6個月大的黨育新，現在是兩個孩子的媽媽。她曾作為志願者奔赴汶川地震一線，多年來她盡己所能幫助困難兒童，她說，要把自己當年收穫過的大愛傳遞下去。

在唐山，抗震精神從不是塵封的歷史符號，而是流淌的現實。50年間，歷久彌新的抗震精神，猶如鋼鐵脊梁，支撐這座英雄的城市從一片廢墟上浴火重生——

10年重建，到1986年底城市功能實現系

吳志友逝世

佳勤軸店訊：故僑商吳金釵老先生令長男吳志友先生（祖籍晉江龍湖垵頭）係吳玉真女士令夫君。吳宗典、功偉、童欣、堯臣賢昆玉令尊翁。不幸於公元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四十四分逝世於Northern Samar Catarman 本宅。距生於公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享年五十三齡。壯年西歸。哀悼同深。遺體經已運抵岬市。

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204 Sanctuarium 靈堂。擇訂七月三十一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點出殯火化於聖國天人樂聖堂。

陳詩楓喪偶

菲律濱瀝江同鄉會訊：本會審查主任陳詩楓令德配陳丁惠玲，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七月廿五日上午六時二十八分，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七十有六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

統性恢復，打破了外媒「唐山將從地球上被抹掉」的斷言；10年振興，1996年唐山地區生產總值跨入全國綜合實力50強，成為北方工業重鎮；

30年快速發展，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，唐山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，實現新跨越，2024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超過萬億元，成為全國第27個「萬億之城」，2025年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0450.2億元。

擋不住的關勁：在轉型中奮筆新藍圖

習近平總書記在唐山考察表示，希望唐山廣大幹部群眾繼續弘揚抗震精神，抓住國家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有利時機，按照「三個努力建成」目標，再接再厲、不懈努力，全面做好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，爭取在轉變發展方式、調整經濟結構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方面走在前列，使這座英雄城市再創輝煌。

唐山弘揚抗震精神，以百折不撓的韌勁推動產業轉型「向新向綠」；以勇往直前的銳氣，建設東北亞開放「新門戶」；以為民造福的情懷，打造首都經濟圈「重要支點」。

世界鋼鐵看中國，中國鋼鐵看唐山。1976年，震後第28天，唐山工人用血肉之軀守護高爐，煉出了第一爐「志氣鋼」。2013年，隨著一聲巨響，唐山興業工貿的一座高爐轟然倒下，這一次不是大自然的災難，而是一場「自我革命」。

從「護」到「去」，背後是發展理念的深刻轉變，更是唐山在新時代廣續抗震精神，轉型陣痛中再尋出路的又一次突圍。

儀館（SAN CTUARIUM 302-CATTLEYA）靈堂。擇訂七月三十一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十一時出殯，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本會聞耗，經派員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並致奠花圈、輓聯，藉表哀思，以盡鄉誼。

吳志友逝世

旅菲晉江垵頭同鄉會訊：本會文牘主任吳志友鄉賢，不幸於公元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四十四分逝世於Northern Samar Catarman 本宅。距生於公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，享年五十三齡。壯年西歸。哀悼同深。遺體經已運抵岬市。

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204 Sanctuarium 靈堂。擇訂七月三十一日（星期五）下午四點出殯火化於聖國天人樂聖堂。

本會聞耗，經馳電慰唁其家屬，勉其節哀順變。

訃告

吳志友

（晉江龍湖垵頭）

逝世於七月廿六日

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204 Sanctuarium 靈堂
出殯於七月卅一日下午四時

陳丁惠玲

（晉江瀝江村）

逝世於七月廿五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302-CATTLEYA）靈堂
出殯於七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時

施議典

（晉江市龍湖鎮石廈鄉厝前份）

逝世於七月廿六日
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9-MAGNOLIA 靈堂
出殯於七月卅一日上午九時

流芳百世